



当你 沉睡时

■ Dangni Chenshuishi

■ 严沁系列小说集 47

■ 人的生命是多么脆弱。
一股莫名的恐惧向她袭来……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严沁系列小说集

47

当你沉睡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你沉睡时/严沁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

(严沁系列小说集)

ISBN 7-5059-3249-7

I. 当…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60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0873

书 名	严沁系列小说集
作 者	严沁 (香港)
出 版 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责任校对	宋小燕 荣荣
责任印制	董 华
排 版	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
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500 千字
印 张	430
插 页	100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249-7/I·2459
全套定价	730.00 元 (14.80 元)

严沁系列小说集

Yanqin Xilie Xiaoshuoji



严沁——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她写情：爱情、亲情、友情，以至种种世间情。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情爱芬芳，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爱情世界。

1. 梦中缠绵
2. 爱神的影子
3. 让我飘过
4. 不归路
5. 夜是温柔
6. 孤浪
7. 情在深时
8. 水云
9. 沙岩玫瑰
10. 流水不再浪漫
11. 悠然此心
12. 轻舟激浪
13. 云外千峰
14. 茫茫路
15. 千帆尽处
16. 殒星
17. 冬绿
18. 桑园
19. 菩提
20. 心影
21. 草浪
22. 常在心头
23. 烟波千里
24. 摘星
25. 缘起
26. 晨星
27. 雪在流
28. 逝
29. 夜露
30. 簾卷西风
31. 该不该让他知道
32. 今生若比永恒长
33. 斯人独憔悴
34. 灯影之外
35. 故人风雨
36. 风里百合
37. 无怨
38. 绿色山庄
39. 无歌的幽谷
40. 静听寂寞
41. 最后的温柔
42. 黑色太阳
43. 凝香泉
44. 浪里滔滔
45. 光年中的一瞬
46. 世纪末的故事
47. 当你沉睡时
48. 如果她不知道
49. 拥抱寂寞
50. 你的抱歉说得太迟

目 录

第一章	将错就错	1
第二章	心怀鬼胎	32
第三章	美丽误会	60
第四章	情难自控	82
第五章	仿若隔世	121
第六章	冒牌情人	159
第七章	两个世界	188
第八章	爱在蔓延	232
第九章	不辞而别	269
第十章	缘定此生	280

第一章 将错就错

卓依驾着车，轻松地哼着歌，慢慢在回家的路上行驶。

五时下班，她加班到十时，虽然全身疲累，心情精神却愉快，了结整年的预算案，总算可以松一口气。

她不是做预算案的财务总监，只是他下面一个小会计主任，等在那儿替总监找寻、传递各种文件的。十时半，在路上行驶的车辆已少，她的警戒力相应减低。正待转进她租的住所那条横路时，突然对面“砰”的一声巨响，两部汽车撞在一起。黑暗中也看不真切是谁撞了谁，只听见尖锐的“嘶”的一声，一辆黑色的车飞快地向前冲，几秒钟已不见踪迹。

卓依在车里呆怔半晌。回望那部大概是被撞

的车停在那儿全无动静，那司机呢？车上有乘客吗？撞车的人已不顾而去，她可做不出见死不救的事。

下车奔上前，被撞的那车的引擎还没熄，司机位上的人却伏在驾驶盘上，头垂得低低的，好像昏迷过去。

她又急又惊又怕，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毫无经验，她该怎么办？

还算冷静，想起自己的手提电话，她奔回汽车，致电“九九九”求救，然后又回到被撞的车旁等候。

既然已报警，她就要负责到底。

司机位上是个男人，衣着讲究，看样子也年轻。但是他一动也不动地伏在那儿，是死了吗？她真有点怕。万一翻转过来他满面鲜血，她恐怕会支持不住。

看了无数次表，等了一世纪——其实才不过七分钟，警察和救护车已到。

他们合力把汽车推到一边，把车里的男人抬上担架——幸运地，他外表并没有受伤，脸上干

干净净，竟然是个很好看的男人。

“他昏迷不醒，要立刻送往医院。”救护人员一边说，一边替他戴上氧气罩。

“你发现他的？你们认识？”警察问卓依。
“你跟我去录口供。”

卓依不想去，这么晚了。唉！这是多管闲事的后果。

但是——又怎能掉头而去呢？这么久了，居然还没有一辆车经过，若不是她，恐怕那男人有生命危险呢！

日行一善。好！她跟着去警署。

交通意外的录口供也不过是例行公事。半小时后她从警署出来，想着那个受伤的男人，莫名其妙地担心着，反正时间已晚，她就到医院去看。

警署的人告诉她那是邓肇坚医院。

匆匆忙忙地赶进去，那男人已从急症室送进病房，顺着房间号码，一路找过去。

病房外有警察守着，不让她进去。

“不许进去，除非是亲人。”

“我是他——”卓依摇摇头，“算了，我不进去。”

“小姐，你是伤者女朋友？未婚妻？太太？”警察叫住她。“他还没醒，但你可以进去。”

她考虑一下，点点头，推门进去。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面，冒充一次也无所谓。

伤者紧闭着眼躺在床上，手臂上吊着盐水；面上有氧气罩，显然未醒。

她望着这陌生却长得很好看、可以说英俊的男人，心里涌上好奇的感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上班族？商人？或者黑道人物——啊！很有可能是黑社会寻仇，才在撞伤人之后头也不回地逃走。是，大概就是这样。

她退后一步，打算就此离开，病房门突然被推开，涌进几个男女来，有老有少，面上都带着惊惶。

门外的警察陪着他们。

“这位小姐说是伤者的未婚妻，你们自己谈谈吧。”警察反手掩上门。

几个男女的视线全落在她的脸上，有惊喜、意外，然后又关心地转向床上的男人。

“家俊，家俊，怎么回事？”看来像母亲的那位太太扑到床边。“怎么会发生车祸？是谁撞了你？快醒来，别吓我。”

“太太。”像父亲的人制止她，“别打扰家俊，我们问问这位小姐。你是——家俊的未婚妻？”

卓依目瞪口呆，她可从来没说过“未婚妻”三个字，不知道那警察怎么误会，怎么说的，她必须立刻解释。

“我不是——我只是——”

一位七十多岁的慈祥老妇一把拥住她，一边拍着她的背，一边安慰。

“看你骇成这样子，别急、别紧张、别担心，会吉人天相的。”老妇人的声音也慈祥亲切。“孩子，慢慢说，我是家俊的祖母。”

“我——”卓依张口结舌，被面前这张充满爱与希冀的脸所镇住。她无法说出真话，她怕老祖母失望。至少这个时候不能说。

“我是家俊的父亲贺志坚，她是母亲，叫张

明玉，你可以叫她明姨。”父亲一厢情愿地说。“她是妹妹家珍，只有老二家杰没来——相信他正赶着来。先告诉我们，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卓依把撞车的经过说了一遍，她很犹豫，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局中人？或是旁观者？这方面她说得含糊。

“家俊一定是去探你，是不是？”父亲说。“这孩子怎么这样不小心？他迟到了，所以你下楼等他，正好碰到这意外——老天！若不是你碰见，家俊就惨了。”

卓依唯唯诺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想快点敷衍过去，快点离开，以后永远不再见这些令她尴尬的人。

“你救了家俊！”母亲挽着她的手臂，“我们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不必谢，这是我该做的。”是啊！做一个好市民，原该见义勇为。

“家俊前几天才跟我说过，要带你来让我们看看。”老祖母笑得开怀，“想不到会在医院里见面。”

他们仿佛都忘了床上的伤者。

“你还没说你叫什么名字。”母亲问。

“我叫卓依。”

叫什么名字一点意义都没有，她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家俊的未婚妻。

“我喜欢你的名字。”看来像中学生的小妹妹家珍说。“好像小说的女主角。”

“是不是——该请医生来问问情形？”卓依尴尬地建议。

“啊——是。”父亲贺志坚拍拍脑袋。如果不是因儿子受伤而焦急、担心，平时他该是个风趣幽默的人。“家珍去通知医生。”

贺家珍立刻推门出去。

“家俊——一直没有醒来？”老祖母问。

卓依耸耸肩，表示不知道。

“外表看不出伤处，他受了内伤？”母亲问。

“可能——震伤头部。”父亲皱起眉头。“如果真是这样——恐怕事态不妙。”

一位护士随家珍进来。

“急症室的医生正在忙碌。”她说。“伤者还

未清醒，各位请勿打扰。”

“但是他现在的情形怎样？”父亲问。

“医生已替他照 X 光，正等报告。”护士说。

“医生说脑部可能震伤了。”

“真是这样？”母亲掩着口，“不行，我要通知梁医生，不能任家俊就这么躺在这儿，又没有人照顾。”

“你们可以请私家看护，有家庭医生最好请他来，医院并无伤者的任何病历。”护士没有表情地说。

“我去打电话找梁医生。”父亲说。“去办理请私家看护的手续。”

他离开病房。

“如果你们没有特别事，请在病房门口等候。”护士催促大家出去。“病人要休息。”

大家都站在病房门外。卓依很窘，很想找个机会溜走，可是贺家三代女人的视线尽在她的脸上、身上，令她后悔极了，真不该来医院。

长廊那头有个年轻男人快步奔过来，家珍推推母亲，轻声说：“二哥。”是贺家的家杰来了。

“发生什么事？看到传呼机的留言把我吓死，到底什么事？”那叫家杰的男人问。

卓依看他一眼，又低下头，不想跟他打交道。这家人根本与她完全没有关系，她不能再令误会变深。

“家俊发生车祸，正昏迷，可能是脑震荡。”母亲忧心地说。“是卓依送他进医院来的。”

那叫家杰的人把视线投向卓依，她勉强叫自己咧开嘴笑，她看见家杰眼中的疑惑。

但——他还是礼貌地跟她打招呼。

“你跟家俊一起？”他问。

卓依只好点头。误会已存在，她也没法子，反正等会儿一走了事，她是不会、不可能、不能再见他们的。

“能不能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他说。

卓依只好再说一遍，仍然含糊地把自己带过。这个时候再说自己只不过是路过的目击者，恐怕已来不及。

“你是家俊的——”

“未婚妻。”老祖母特别兴奋起劲，看来她对

卓依的印象极好。

“哦——”家杰眼中又有丝疑惑，还是什么表示都没有。“谢谢你送家俊来医院。”

“应该的。”卓依双手不安地摇摆着。“我——”

她想说先走，老祖母却握住了她的手。

“我们等梁医生来，看他怎么说。”她拍拍卓依，“别担心，上帝会保佑家俊。”

家杰慢慢走到卓依身边，距离近了，看到这男人虽不及家俊的“俊”，却是温和亲切的，他有另一种吸引力，像大学校园中的大男孩，好看却没有侵略性。

最重要的，他有对温柔的眼睛。

“很抱歉，一直没有机会见你。”他微笑。“家俊忙，我也忙，周末才回家。家俊说过你们的事。”

卓依既好笑、又不安，看来这误会可大了，她和那个贺家俊有什么事呢？连他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对不起，我并不——”

“家俊说你将来去巴黎，不是吗？”他又说。

“不不，我不去巴黎。”她有点慌乱，“我是说——我不去了。”

家俊看来真有一个未婚妻，只是还没带给家人看，她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给误认了。

“是。家俊受伤，你得陪着他。”母亲摇摇头，很担心。“不知道情形会怎样。”

四十分钟后，梁医生首先赶到，看了病况报告，又仔细地替家俊做检查。

“我建议立刻找脑科医生，他有脑震荡的征兆。”梁医生说。“延迟了医治不好。”

“你能介绍吗？”贺志坚立刻说。

“我先打个电话。”梁医生点头，推门而出。

这时，私家看护已到，他们又退出病房。

“我看，爸爸你们先回去。”家杰比较理智，“老人家要休息，我在医院等。”

父母互看一眼，点头同意。

“一切事听梁医生吩咐，随时和我们联络。”志坚吩咐儿子。

“我会。”家杰看卓依一眼，“你也回家休息，

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就行。”

卓依犹豫一下，不留电话号码似乎说不过去，留下——怕有后患。她看着家杰，他正用奇怪的眼神盯着她，心头一虚，立刻写下号码，公司的。

“明天我要上班，我先走。”还没有说再见便半跑着逃离。

今夜的事真莫名其妙，希望睡一觉之后，什么都过去，明天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天。

再上班，果然忘掉昨夜的事，主要是太忙，忙得她什么都不能想。

快下班的时候，接到王培正的电话。

“卓依，一起吃晚餐。”他愉快地说。

“不了，太累。”她没兴趣。昨夜睡眠不足，她只想休息。

“我已到中环，在你公司楼下。”

她很想说“又不是我要你来的”。又觉得不能太坚绝地拒绝他。赶走他，以后公司晚宴时想找个男伴都难。